

城市形状

WANGJIANPING ZHONGDUANPIAN XIAOSHUJI

王剑平/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CHENGSHI XINGZHUANG



王剑平中短篇小说集

城市形状

WANGJIANPING ZHONGDU ANPIAN XIAOSHUJI

王剑平/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CHENGSHI XINGZHUANG



王剑平中短篇小说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形状 / 王剑平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221-08943-4

I. ①城…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2366号

书 名 / 城市形状
著 者 / 王剑平

责任编辑 / 谢丹华

装帧设计 / 曹琼德

出版发行 /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 邮编 /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550001

印 刷 / 贵阳经纬印刷厂

规 格 / 787×1092毫米 1/16

字 数 / 150千字

印 张 / 10.75

版 次 / 2010年12月第1版

印 次 /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221-08943-4

定 价 / 28.00元

游走的文字

——读王剑平的小说（代序）/袁政谦

剑平要出他的第一部小说集，这当然让人高兴。他要我写些文字当作序，我却不知道能否写得到位。

在我认识的写小说的朋友中，虽然经历各有不同，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生长于城市，一类生长于乡村。在中国，大多数人都清楚“城市”和“乡村”这两个词汇差别极大的内涵，也都清楚人生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出发，所必须经过的不同道路。这些，势必会在一个小说作者的作品中留下种种印记。

然而，剑平的人生路却跟出发点是城市或乡村的人都不大一样，这就使得他的小说有了一些别样的东西。这样说，是因为他从出生一直到高中毕业，都生活在一般人很少有机会去体验的水电建设工地上——他的父母都在水电建设部门工作，多年来辗转于贵州几个大型水电建设工地之间。这似乎又是“中国特色”中的一种。这种国家编制内的建设队伍，其人员按照户籍制度划分，都是城里人，都有工资福利；工地上有商店，还有医院、幼儿园和学校；但是，他们又长年生活在山野河谷之间，建好一座拦河大坝和电厂后，便又转移到另外一片山野河谷。这种山野中的大工地，是“城”非城，是“乡”非乡……早年我也有过一段工地生活的经历（尽管施工的项目不一样，每次上工地的时间也不长），因此当剑平对我讲起那些工地生活时，我想我能体会这种环境跟真正的城市或真正的乡村之间的种种差异。

写上面这些，是因为这段生活后来或明或隐地出现在剑平的小说之中，让人感到这段生活是如何深刻地留在他的记忆里，又是如何影响了他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

一间间的简易工棚（用作宿舍或食堂、办公室或车间、商店或学校）；长满树木的或者光秃秃的山坡；随着滚滚黑云而来的山雨，以及

过后泥泞不堪的路道；还有工程车的轰鸣和电焊的弧光……这些，都是山野中大工地的常见景象。不过，对于任何一个写作者来说，这些都是一种表面的东西，他关注的应该是生存于其间的人们。

剑平正是这样，他在他小说中写了工地上的人，并且，他的目光更多的是投向其中那些处于低端的群体——工人。这或许不需要去探究原因，可能是他更熟悉这些人，也可能是他的内心更容易被小的和弱的东西所打动。这一点，在他的另外几篇写那些位置更低的人——农民——的小说里，表现得更加明显。剑平显然对农民有一定了解，水电建设工人中不少人就是农民出身，而在所有的大工地上，从来不乏做工的农民……

于是我们看到，在剑平的这本小说集中，有不少写的是小人物，或者是现在常说的弱势群体。从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作者对他们命运的关注，对他们艰难的生存境况的担忧。作者所流露出的那些同情，并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怜悯，而是对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发自内心的尊重，是对小人物在面对严酷命运时的坚韧品质的赞叹，是对社会不公的诘问，甚至还流露出一种对他们的困厄与无助所感到的歉疚——其实，这应该是由社会而不是某个个人来承担这种歉疚的。在这部小说集中，《冬雨》、《拾易拉罐的小男孩》、《坝基》、《寻寻觅觅》、《狗日的城市》等，都可以归于这一类。

当然，谋生的需要使成年以后的剑平最终走出了工地。在他走向真正的城市的同时，就不能不面临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迈向更加宽广更加复杂更加色彩斑斓的社会所带来的种种艰难和困惑——我同样是从他的小说中看到这些的。这类小说写的是进入城市的青年人和下层市民的生存状况，让我们看到了盘踞在众多人物内心深处的迷惘、失落和无奈，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冷漠。据剑平讲，这段时期他做过

小工，推销过商品，还管理过一家作坊似的小厂。因此我想，他这类小说表现的东西，其中有很多就是他自己对城市生活的体验。《抵抗力好身体》、《墙的其他概念》、《疾走不休》、《城市形状》、《吴京小像》等，都通过各自不同的故事和人物，向读者展现了当下的城市里，在这一层面上生活的人的状况和他们的内心世界。

上面说到的这两类小说，仅仅是从题材和作品意义上来划分的，谈的是作品的基调和作者的情感倾向。读完剑平的小说，感受到的当然不只是这些。这部小说集收入的作品不算多，书虽不厚，却颇具分量感。显然，这是得于作品的真率实在，得于故事和人物对阅读者的触动和撞击，而这些，又是跟作者选材的眼光，跟作者结构小说的能力，以及冷静而流畅的叙述，是分不开的。看得出来，剑平对于自己的写作是极其认真的，在“怎样写”上是十分用心的，他的小说根据不同的内容运用了不同的表现手法。而借鉴和尝试是创作的某个阶段必然要做的功课：

《冬雨》运用的是一种拼贴的手法，将两件互不相干的事情组合在一起，形成极大的反差，从而产生了一种阅读冲击力；两件事情之间唯一的关联是那场“冬雨”，虽然这只是一种天气背景，却为小说营造出所需要的沉重而灰暗的气氛，因此效果十分强烈。在《拾易拉罐的小男孩》这篇小说中，他运用场景来推进小说和表现人物，作者甚至连人物的身份都没有明确交待，读者只能从字里行间感到人物大约是个下岗工人；他无名无姓，就叫“络腮胡”，形象特征变成了人物符号；然而，仅是通过几段场景，一位处境艰难的男人的个性，以及他的尴尬和绝望，就被鲜活地描画出来了。而《坝基》却采用了一种平铺直叙的写法，这种写法实际上跟这篇小说沉甸甸的内容相得益彰，《坝基》来自作者少年时代大山之中工地生活的记忆，小说中的那一组人物群像生动

而又凝重，如同用浇制大坝的混凝土塑造的一般，给人留下纪念碑似的深刻印象。《疾走不休》是一篇写得很生活化的小说，表面上好像信手写来，实际上却是对现实生活不动声色的提炼；小说写了几个年轻人冶游的经历，手法隐匿在故事的背后，生动地表现出当下城市生活五彩色泽中灰暗的那一部分。与看似写得随意的《疾走不休》不同，《痉挛》则是一篇讲究“构思”的小说，透过一位濒死的人的视觉和感受，来表现纷繁生活中虚妄与混乱的那一面，从常识的意义上讲是“不真实”的，然而，却将现实生活本质上的真实表达得更强烈，更深入……

当然，在阅读这些小说时，不时地也会感到一些缺憾，较明显的是感到有的作品未能达到题材或人物的内涵所具有的那种深度；有些作品还打磨得不够，某些情节和细节，还有语言，都可以处理得更妥贴一些，精致一些。不过，这样讲多半是出于一个读者对作品更加符合自己的“完美”标准的那种希望，而往往却是不合实际的。剑平的这些小说，其实就是他多年来小说创作的一道轨迹，成功与不足，自然是如影随形。而从每一个写作者的写作轨迹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

任何一个从事写作的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包括古往今来的大师。这种局限性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写作者自身才能的大小。这无需讳言。如果我们只是仰望大师，对自己的写作很可能会形成障碍。读完剑平的小说后，最希望的就是他能多写一些。从量上来看，他确实写得少了。以他已经写出来的这些小说所表现的能力，还有他的用心与认真，他应该写出更多和更好的小说。

我真的希望如此。

2010年5月

游走的文字

——读王剑平的小说（代序）/袁政谦/2

001/冬 雨

016/拾易拉罐的小男孩

026/坝 基

045/抵抗力好身体

056/墙的其他概念

070/疾走不休

093/痉 挛

103/城市形状

116/吴京小像

130/月 精

138/狗日的城市

150/寻寻觅觅

159/后记

冬 雨

天气很糟，小雨下得毫无节制。雨点敲击地面，把积水砸出许多气泡。光秃秃的黑色树干，似乎带着劫后余生的哀戚。地上的枯叶吸足了水分，风无力将它们掀动，只有间或的雨点使之颤栗一下。雨已经下了很多天。

我们围在炉子旁看报。胖子塞在沙发里似睡非睡。娟娟整理着去年的文件资料，那些经过整理装订后的东西被我们称为档案，它们将被锁在一个空荡无聊的房间里，供后来的人阅读研究。娟娟做得很认真，就像我们看报纸，有用无用的都看。她的马尾巴小辫如同机械座钟的摆锤，摇来晃去。娟娟说，这就是历史，历史就是时间之后留下的这堆布满灰尘的垃圾，让历史变为灰烬比什么都容易。胖子的烤白薯开始在办公室里散发香味。胖子闭着眼睛耸耸鼻子说，活着可真好！接着他喊出了浮士德博士那句著名的独白，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胖子上午还给我们倾诉自己失恋的事，甚至抹了几滴让我们同情的眼泪，下午就驾乘烤白薯的气味找到了幸福。姚非翻开报纸的另一个版面说，跟他妈猪似的，只醉心于烤白薯，不失恋才他妈怪呢。哎，瘦子说话可得留神儿，怎么老踩人痛处。山子开始读一条消息的眉题，全国著名口哨吹奏艺术家获高级教授职称。这有什么？姚非接着读手中的晚报。本报讯，从国外引进的一只公鸡最近在我国产下第一枚直径61毫米的鸡蛋；一只叫杂种的西洋狗做了四千三百零七道数学题，其中一道是几何。胖子将烤白薯翻了身说，读了四年大学，今天才算弄明白人咬狗是真正的新闻。

邮递员敲我们的门。隔着玻璃门邮递员扬起手中的信件大声说，公函信件。收发公文接待邮差是一项工作，是分派给娟娟的活儿。开门不关我们的事儿，娟娟也没请我们帮忙。我们不想多事，都等着娟娟自己过来开门。

拆开第一个信封。娟娟说,《行业爱情百科全书》征订都印成文件了,每个事业单位要订50份。娟娟又补充说,胖子该收藏10份,一准儿不会失恋。胖子嗤之以鼻,像猫那样发出一声鼻韵母音。拆开第二个信封。娟娟接着说,老局长的退休文件下了,下一步嘛,肯定要提一个副局长,肯定又是竞聘那一套。竞聘这个东西真是麻烦,结论都定了的事,还弄得大家都不清静。哎,你们认为这回的副局长会是谁?

娟娟多嘴多舌,也许她忘了在单位上有些话题是不能随便说的,但我们都不愿多余地提醒她。工作是大家干出来的,凭什么只有娟娟得到业务骨干和先进个人的荣誉,难道工作都是她干的吗?

一些自愿捐款以文件的形式强制我们掏钱,我们会愤愤不平,但我们仍会照办。我们不想当先进,但也绝不做后进的典型。提不提拔副局长不关我们的事,让想当的人去争吧。

我手中的省报有一条消息:

近日,在七省一市三区联合“打拐”斗争中,我公安机关解救出一名3~4岁的儿童,听口音疑是本省人。由于该童言语不清,无法查找亲人。如有知情者请转告其父母,或直接与河市公安机关联系。电话:4456245。

小孩的头像放得很大,眼睛很黑。我从不曾见过这般黑亮的眼睛,如同我从不考虑这世上还有许多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我不知道的事儿,它们也许就像无孔不入的水银,无时不渗透在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

火车站很小,小得如同一个袖珍岛屿。暮色的天空灰蒙蒙的,像下着雨又像是笼罩了雾,黄昏一直停留在小站上。两条铁轨冰冷的白光从

劈开的山凹里来到这里，又伸向另一端的隧洞中。铁轨两旁以及站台栅栏下的乱石丛中，长满了枯黄的艾蒿草和狗尾巴草。栅栏上还遗留着爬山虎藤蔓游历的痕迹。检道工穿着蓝制服在不远的地方用鸭嘴锤敲击铁轨，空中立即回荡起金属清脆的碰撞声。小站唯一的路灯亮了起来，电很足。路灯一亮，天便黑了下去。枕木砌成的售票房，在路灯的照耀下闪着清冷的光，小窗上还布满了斑驳的苔藓。

路灯下的一男一女从下午站到现在，乱纷纷的头发湿淋淋的。男人双手相交插在袖筒里，一直做着原地踏步。他的裤管短了一节，泛白的胶鞋后跟有一块黑布补丁。男人没穿袜子，身上黝黑油腻的短袄没了纽扣，一根草绳拦腰扎住短袄。肩上横挎的旅行包坏了拉链，一根同样的草绳紧紧扎在旅行包的中间。女人穿着褪色的军大衣，左肩上的破洞里露出一团发黑的棉花，破旧的毛领上浮了一层细密的水珠。缩在大衣里的女人显得瘦小不堪。她双手放在大衣里，面色憔悴，眼白泛黄，红肿的眼圈围了一层浅浅的黛黑。

男人停止了踏步运动，说，我去问问敲火车道的人。男人向亮着红灯的小木屋走去。女人看见他和穿蓝制服的人隔着窗户比划。男人回来说，下一趟车就是去河市的。男人说着话，掀开女人的大衣，捏她的小腹。说，钱不会丢吧？女人说，不会。男人又说，头痛好些了吗？女人没有回答。男人侧过头用企盼的目光看检道工的小屋，小屋的窗户被水蒸气熏得雾蒙蒙的。男人伸手在胀鼓鼓的旅行包里小心摸了半天，拿出一张碗口大的薄饼递给女人。吃点吧，那个人说河市的火车要坐好些天哩。女人不说话，也没有接饼。男人看看饼，将它放回包里说，要不你还是回去吧。女人说，不！我要去接孩子。女人细弱的声音噎住了，接着眼里掉下了泪水。男人不再说话。很长一段时间两个人都无话可说。

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铁轨被震得隆隆响。

火车上的人几乎都在睡觉，男人和女人走了两节车厢，被一个穿蓝制服的女人挡在车厢的连接处。蓝制服说，窜什么！窜什么！没座位了，就坐这里，别乱窜！男人解开旅行包上的草绳，从包里拿出一捆稻草，铺在过道里。他们坐了下来。一阵刺骨的寒风从过道里刮过来，几根稻草向车厢里滚去。男人赶紧伸手抓回滚动着的稻草压在屁股下，并将不小心触沾了口痰的手在裤腿上来回擦着。干什么！干什么！从车厢里回来的蓝制服叉着腰说，跟他妈牛圈似的，扔出去！扔出去！男人有些不情愿，但还是把收拢的稻草从蓝制服专用小间的窗户里扔下了列车。蓝制服对正要退出来的男人说，买票了吗？男人说，没有。蓝制服说，罚款50，再补票。男人说，车站上没卖票的，是那个敲火车道的人让我上车再买票的。蓝制服说，快点！别磨蹭！男人小声说，不、不罚款行吗？蓝制服提高嗓门喊了起来，公安！公安！别、别叫，别叫，我认罚吧，男人生气地说。女人解开大衣，掀开罩衫，从贴身内衣特制的口袋里掏出零零碎碎的钱，谨慎地数了起来。

补了票，男人和女人坐在过道里。男人的一只手很随便地搭在女人的肩上，四根手指插进女人大衣肩上的破洞里，露在外边的拇指和手背却冻成了紫红色。男人和女人都没有说话。火车轰隆轰隆在黑暗的雨中疾驶着，如同某人兴致勃勃赶赴一个魅力无穷的约会。

最怕冷的胖子在劈柴，胖子穿一套黑色加厚运动服，就像一只笨拙的熊。胖子劈下一次斧子叫一声，狗天气！狗天气！娟娟把伞挂在墙面的铁钉上，拿起抹布擦自己的办公桌。山子进门时说，娟娟真贤惠，把

咱们的办公桌都擦干净了吧？娟娟翻了一下白眼说，别来这一套，自己擦吧。跟着进门的姚非说，胖子勤勤恳恳的不是想争副局长当吧？胖子说，争他妈狗屁，你别指望我这种有本事的人当了局长能给你们工资增他妈半个子儿，倒是姚非这种没本事的货当了局长会讨好收买咱们。我说，胖子还行，四年的哲学系总算没白念。

怕冷的生火，怕脏的打扫卫生，什么也不怕的没事干。

处长进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似乎不太对劲。山子陪着笑脸去接他的伞。山子说，处长您早。处长严肃地说，娟娟打开水了吗？没有，娟娟说。处长这才晃晃伞对山子说，不用了，我还要出门。我们都不吱声。山子站在办公桌前很尴尬。处长不爱来办公室，最近几天却来得很勤，每次都急匆匆拿了东西就走。

处长低着头翻弄自己的抽屉。处长说，娟娟，把去年用的窗帘布挂上，省得过路的看咱们办公室里没事干，影响不好。处长在一本书里找到了什么。处长出去了。娟娟说，谁勤快谁倒霉，就跟该干似的。胖子笑着说，姚非，咱们处座要是升了，这办公室可是缺处长啦。姚非说，真他妈鬼精，这都想得到，对处长的位子垂涎三尺了吧！姚非和胖子都笑了起来，笑声有些轻狂。娟娟把废纸篓踢到墙角，指代不明地说，讨厌！山子低着头在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乱翻一气，最后摸到一支铅笔，一折两段，并鼓了劲说，叫你他妈的扎手。胖子正好伸手在姚非办公桌上的竹筒里抓茶叶。姚非拍了胖子的手一巴掌，胖子的手本能地缩了回去。姚非抓着茶叶说，妈的胖子，吃屎的想把拉屎的赶跑不成？说完两人同时大笑。

我们都沏了茶，围坐在炉子旁。外边的雨时大时小，从窗户的上半部望去，水泥屋顶、树干、楼房、远处的山都湿淋淋雾蒙蒙。最近几

天，处长们似乎都很繁忙，也似乎忘了召集我们学文件。局长办公室就在我们楼上，我们门外的过道和头顶上时时发出咚咚的脚步声。选不选副局长不关我们的事。胖子提议每人讲一个下流故事，我们都来了劲。可怜的娟娟坚决反对。胖子说，看过薄伽丘的《十日谈》吗？娟娟说，那是一本黄书。胖子乐了，没看过怎么知道它是黄书？那是世界名著，批判的正是你这种伪君子。娟娟正要争辩，处长却把头发稀疏的脑袋伸了进来，他说，吵什么，吵什么？论知识结构咱们处可是全局最高的，你们的理解能力也全局一流，都是本科以上学历，请各位讲点技术。处长将头缩了回去。门窗都遮上了漂亮的窗帘。我们看不见处长，也看不见走廊上行走的人，只能听咚咚的脚步声。

我随手拿起一张报纸念道，我国吸毒人口增势迅猛，有关方面指出……胖子说，行，别念了，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如意，买彩电、冰箱、房子、金银珠宝、汽车、飞机，再过几年能买大炮、坦克，直到发动战争，吃点白粉算什么？姚非说，没贩毒的警察吃什么？别他妈忧国忧民，警察失业更让人担忧呢。娟娟说，以前市场上没白粉，警察没事干，不是成天都拿着剪子和锤子站在大街上，专剪男人的长头发、大喇叭裤吗，还敲女人的高跟鞋呢！报纸还鼓劲说，外国人留长头发是人穷没钱剪头，这叫他妈什么嘛？胖子说，外国人穷吗？人家美国佬三口之家一年的收入就能造一艘航空母舰。

雨下得我们心烦意乱。空气中有了淡淡的霉味，它正侵蚀着我们的大脑。上级每年都给我们下达订阅报刊的任务，完不成任务可不是好事情，况且我们也需要报纸。我们的知识面和视野在报纸的帮助下不断扩大，我们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马克·吐温敢搞竞选州长，我们敢搞竞选副局长；苏联人敢闹解体，我们敢闹收复香港、台湾。我们希望涨

工资，然后刺激消费；我们要买房子、金子、汽车、保镖和导弹，然后与暴发户和副局长们搞一次你死我活的斗争；英国佬、法国佬、台独分子敢叫劲，我们就打；美国佬算什么，俄罗斯还敢动吗……

我们没有任何特点，只是我们知道得太多，几乎无所不知，但却有所不能。如果这世界上还有我们不知道的，那毕竟是微不足道的。

车厢过道里，男人坐在那里吃一张饼。男人弯曲着腿，坏了拉链的旅行包塞在他的腿腹之间。女人的头枕在旅行包上，身体侧卧在地板上，双手和头都放在男人的短袄里。短袄外露出女人乱七八糟的头发，很黄，很干。女人的一条腿缩在军大衣里，另一条腿伸出大衣外，膝盖以下的部分紧贴着过道湿润的钢板。女人脚上穿的是一双手工缝制的粗布鞋，发黑的手织线袜在靠近鞋帮处卷成一团。裸露出的一节小腿皮肤干燥，呈青紫色。女人一动不动，像是睡得很沉，列车均衡的惯性使女人的身体上下晃动着。

男人吃完了手中的饼，侧过头向车厢里望了一眼。男人的眼睛红红的。车厢里的乘客几乎都在睡觉，与白天相比，车厢里显得空荡安静。男人回过头，用衣袖抹鼻涕，又用粗大的手掌在衣袖上磨蹭，再把两只手掌合在一起来回搓着，胶鞋里的脚趾也在不断活动。男人在伸手可及的范围内拣了几个烟头握在手中，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撕下小半张，放在盖着女人脑袋的短袄上摊平，再掰掉烟头的过滤嘴，把烟丝很小心地抖在纸上，卷成一个喇叭筒。男人做得认真极了。他将喇叭筒叼在嘴上，两只手同时在衣袋里找火柴。找到火柴后，他小心翼翼地点着了喇叭筒，嘴里喷出了浓厚的烟雾。男人眯了眼睛用拇指和食指拿

着喇叭筒抽，另一只手则在刚才卷烟的地方，一粒粒将散落的烟丝丢在地上。

昨夜罚款的蓝制服，从她的专用小间里睡意朦胧地走出来。一股烟雾随即侵犯了她的脸。蓝制服眯着眼睛，两手扇着从男人嘴里冒起来的烟雾，低头看了一下坐在地上的男人，皱着眉头低声吼道，灭掉。灭掉！男人惊慌地灭了还剩一小半的喇叭筒。蓝制服发现了男人丢在过道里的烟头纸屑，弄干净，弄干净！蓝制服走向车厢的时候，用自己的皮鞋尖将女人贴在钢板上的腿拨开。女人的肩膀随即抖动一下，似乎梦被搅碎了。男人的一只手在过道里拾掇烟头纸，另一只手抱紧了女人的头。

女人随着肩部那一抖，全身颤栗起来。男人弄完了烟头纸，把女人身上的军大衣整理一番。女人的颤抖越来越厉害。男人双手将女人的肩和头搂抱在怀里，问道，冷吗？女人没有回答。男人腾出一只手从包里拿出半张饼，说，吃点吧，几天都没吃东西了，还有一天的路哩。女人仍然没有回答。男人把饼放回包里。面对女人的颤抖，男人有些无可奈何。他朝车厢里看了看，回过头弓了背对女人说，就要见着儿子了。儿子这个词使瘫软的女人为之一振，仿佛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眼睛突然睁得很大。但女人明亮的眼睛瞬间就暗淡了，泪水跟着涌了出来，又随着身体的颤抖滚出眼角，溢到耳勺里。女人半闭着眼睛无力地说，儿子。男人问，你说什么？女人说，儿子。男人仍然没有听清楚。女人眼神僵滞，眼圈周围的黑色也更加浓厚了。男人觉得女人的头很热，就像一盆火。女人闭了眼睛又含糊地叫了几声，儿子、儿子……就像在念一些法老的咒语。泪水浸到了男人的衣袖和胸襟上。女人的身体抽搐一下，嘴里涌出一股难闻的汁液。男人迅速帮女人翻过身来，并放平一条

腿。女人的头随即垂了下去，背却让男人拐起的另一条腿撑得高高的。男人一手托起女人的前额，一手在女人抽搐的背上轻轻拍打。女人呕吐出一滩秽物，顺着男人大腿外侧淌在过道上。

蓝制服从车厢里走回来。男人惊慌地把旅行包压在女人呕吐的秽物上，同时曲就了腿用衣袖擦拭裤子上的秽物。蓝制服皱着眉头嗅了嗅，对着男人和女人看了半天，又折身返回车厢里。

男人的目光四处寻找，但没有找着可以清除呕吐物的东西。男人感到无比沮丧。就在寻求打扫工具的那会儿，男人觉得女人的身体已经不再颤抖，脑袋的热度也在减弱。蓝制服带着列车长和两个乘警从车厢里走来。他们围着男人。列车长问，怎么回事！男人低着头看着旅行包没遮住的一小部分呕吐物没有回答，衣袖却在裤腿上来回磨蹭。列车长提高了嗓门又问，怎么回事！男人仍旧低着头，并抱紧了女人的脑袋，就像一个犯错误的小孩，怵怵的。那个没戴帽子的乘警手里拿着对讲机，蹲下去拨弄女人，屁股上还露出半节枪筒子。他先弄弄女人的眼睛，又弄弄手腕。一会儿，没戴帽子的乘警站起来，对列车长轻声说，她死了。男人看了一眼怀里的女人，又抬头看着没戴帽子的乘警，一副很愤怒的样子。然而男人勇敢的目光终于还是被折断了。蓝制服抓紧了戴大盖帽乘警的衣袖。没戴帽子的乘警问男人，有身份证吗！男人怔怔的没有回答。列车长问，要去哪儿？男人呆呆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戴大盖帽的乘警说，听见没有！问你呢？去、去河市，接、接儿子。男人木讷地说。男人似乎明白了什么，身子一下子瘫软下去。他无力顾及女人吊在腿边的头，两手垂在地上，张开嘴呜呜咽咽地念道，咱、儿子被、人拐卖了，咱、要去接、儿子……这时列车正穿越一个很长的隧洞，车厢里的噪音一下子增大了。听不清男人说什么，但可以明显感觉到男人